

● 哲 学

可持续发展与生产力概念的再定义

傅 静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傅 静(1968-),女,河南南阳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科学哲学研究。

[摘 要] 长期来,我国对生产力概念的定义,没有反映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本质与内涵,也与我国所坚持的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指导思想不相符合。实际上,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中蕴含了丰富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是我国构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前提和指导思想。为此,在深入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应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进行重新定义。

[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生产力概念;生产能力

[中图分类号] BO 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4-0467-04

“生产力”是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长期以来,由于受片面发展经济和过度重视阶级斗争的社会发展观的影响,我们对生产力概念的定义并没有深刻地反映出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本质和内涵。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人类经过理智地反思工业革命以来的无序发展而造成的全球性的资源、环境、人口等一系列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难题,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要求我们必须科学、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对生产力的概念作出科学的诠释。

一、可持续发展要求对生产力进行重新定义

马克思的用语“produktivkräfte”通常译为“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s)。这一英译法虽然根深蒂固,但并不很确切,国外一些学者认为“生产能力”(productive powers)更能反映马克思的本意^[1](第39页)。我国一直沿用生产力这种译法。那么,我们对生产力又是如何定义的呢?

《辞海》和《汉语大词典》把生产力定义为:“人们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原理辞典》和《哲学大辞典》则把它分别定义为:“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也称‘物质生产力’,是人们进行物质资料生产中所具有的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生产力即‘社会生产力’或‘物质生产力’。人们在物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的实际力量”。我们故且把这类定义称作“征服”论。

这种“征服”论和我国所坚持的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是

不相符合的。

可持续发展理论是20世纪末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观、文明观,是人类以新的价值观和伦理观审视自己的行为而提出的人与人(当代与后代)、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实际上,可持续发展思想古已有之。在中国许多古籍如《孟子》、《荀子》、《管子》、《礼记》、《吕氏春秋》中,都阐述了万物和谐共存的思想。在欧洲,古希腊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说和德国古典哲学中的自然哲学都包含了朴素的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历史进入20世纪,创造了辉煌的工业文明的人类社会,开始认识到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却给自然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因而使人类自身面临生存的危机。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一书首先敲响了人类与自然要共存共荣的警钟。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有115个国家参加的第一次全球环保会议,开始了全球性环境保护的行动。1980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第一次明确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一直到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明确界定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要的能力。1991年,国际社会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九大原则:各种生命类型都应受到尊重和热爱;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保持地球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减缓不可再生性资源的衰竭;保持

地球的负载能力;改变人类的生活观念和生活习惯,使他们的行为和价值观念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使各社团能参与其自身的环境保护;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与秩序;建立一个全球联盟。

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突破了传统的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在关注当代人利益的同时,还关注了未来人及人以外其它物种的利益和地球的生态环境。它的核心与实质,是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荣,而不是单纯以经济增长为发展目标。这也是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的两难处境而提出的一种新的文明观念。相对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中西方学者都将可持续发展社会所构建的文明叫生态文明。由工业文明的反生态性、不可持续性到生态文明的主要标志,体现为三大“转变”:生产技术的大转变,即由有害于环境技术向无害于环境技术的转变;经济观念与行为方式的转变;自然观的大转变,即天人关系由“合一”(朦胧)、“对立”(天制人)、“掠夺”(人制天),到“和谐”(天人协调)的转变^[2](第 44 页)。伴随着三大转变,在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观念和概念的内涵也要发生相应转变。

长期以来,我们所界定的生产力的概念正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了“对立”和“掠夺”的位置上。在这种观念的误导下,我们的经济建设只重视经济增长,忽略了生态效应。这种征服论的生产力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上与可持续发展格格不入,同时它也背离了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本意。因此,可持续发展的理论,要求我们在理论上科学而全面地重新认识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

二、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再认识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可持续发展是不相矛盾的。在马克思大量的关于生产力的论述中,从来没有把生产力单纯界定为“物质生产力”。他认为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在生产力构成的三要素说中,充满了主客、心物共存互动的辩证思想,所以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仅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相矛盾,而且蕴含着丰富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我们制定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思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强调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要与自然协调发展。劳动者是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但是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是人与自然共同进化、发展的过程。这包含两个含义:一方面,“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的欲望的对象是作为不依赖于他的对象而存在于他之外的”^[3](第 124 页)。马克思把人看做“自然存在物”,指出了“人的自然的本质”:人是拥有身体,拥有自然的各种力的人的自然,同时又受到了独立于人而存在的外部自然的限制,是在与自然的联系中而生存。另一方面,作为自然的存在的人由于生活需求而具有

了生命的形式,为了生存必须与自然发生关系。为了种的繁衍,人和动物一样,并不特别,但和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通过劳动来作用于自然,不断地生产生活资料并消费生产资料来生存。所以,马克思认为把作为自然存在的人与人的外部自然连结起来的是生产劳动,正是通过生产使“人的自然存在”和“自然界的人化”得到统一。生产劳动是人有意识地改造自然,变革自然,把自然变成人化的自然,是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人本身的活动。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4](第 201—202 页)。由此可见,以劳动为中介的人和自然的联系把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共存共荣的思想,这是人类构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前提。

第二,马克思强调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保护自然环境。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是一个由无知到知之,由知之甚少到一个逐步认识、利用自然规律的过程。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违背自然规律就要受到自然的惩罚。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5](第 251 页)。恩格斯说:“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6](第 383—384 页)。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应该保护自然与自然共生共荣,这既是自然规律的要求,也是人本身生存和发展的要求。“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7](第 95 页)。“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与自然界共存。马克思反对人类破坏自然的行为,他曾抨击了当时卡尔斯巴德人破坏自然的行为:“我们在卡尔斯巴德(这里最近 6 个星期没有下雨),从各方面听到的和亲身感觉的是:热死人!此处还缺水:贴普尔河好象是被谁吸干了。由于两岸树木伐尽,因而造成了一种美妙的情况:这条小河在多雨时期就泛滥,在干旱年头就干涸”^[8](第 384 页)。恩格斯也告诫人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关于保护生态环境,不能片面追求物质生产力的增长,而要兼顾二者的发展的光辉论断和预言,正是今天我们构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思想。

第三,马克思强调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有机统一,精神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力具有规范和导向作用。在马克思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7](第 131

页)。而劳动是劳动者在某种价值观、审美意识、心理作用、实用目的等精神因素的指引下的创造活动。劳动本身就体现了精神与物质、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有着本质区别:“劳动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9](第178页)。“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尺度来建造”^[7](第97页)。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在人的劳动过程(实践过程)中得到了统一。在劳动过程中,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相互作用、促进和融合,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质和量的两个规定性。一般地讲,精神生产力不仅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布局以及目的意义等方面给予规范和指导,而且精神生产力的重大突破能够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带来人类社会的重大变革,解放和推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这正显示了意识的能动作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及可持续发展思想等作为精神生产力实现了与物质生产力的完善结合,实现了生产力高质量的发展。相反,如果忽视或否认精神生产力的存在,片面追求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忽视生产力的真实内涵,一味地追求生产力的量的增大,就会形成生产力第一主义、技术至上主义、物质至上主义等,这正是19世纪以来人类精神生产力的发展缺乏均衡性而使地球百疮千孔,人类自己面临生存危机的症结所在。因此,只有把生产力看成“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有机统一,把握精神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力的规范、能动、发展动力等作用,认识物质生产力是精神生产力的物化结果,我们才能为我国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找到哲学根据。这也是构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哲学依据。

第四,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不是一个终极真理,需要不断的发展和完善。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形成于19世纪工业革命的发展时期。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为各行各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的内部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10](第97页)。在马克思的论著中,他强调自然科学是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手段。然而,马克思不是“科学主义”者,也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环境保护的观点。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不可能预见到科学技术过度的无序发展所带来的当今全球规模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例如,马克思虽然看到了快速扩展的铁路、蒸汽船,展望了由于交往的发展带来的物质的交换、人际关系交流所形成的世界的扩展。但是,即使如此,他也不能预见到当今的汽车、飞机、信息通讯的发展,不能想到由此产生的具体的各种问题,恩格斯虽然揭露了英国的环境破坏、公害的实际情况,但他的报告也只限于工厂、工人住宅区,而不能预见全球规模的环境破坏。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局限性除了时空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外,还在于马克思虽然区分了生产力的精神与物质的不同,但并没有自觉地用精神生产力来明确规范物质生

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对不成熟的科学技术的负效应和科技发展的规范性、适度性缺乏估计。

三、对生产力概念的重新定义

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是我们构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思想和依据,同时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思想体系。

那么,在构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同时,我们怎样给生产力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定义呢?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11](第477—478页)。这说明生产力是一个具有历史和社会规定性的概念。生产力的社会的规定的历史性首先在于,生产力本身作为一种既得的力量,具有社会的、历史的规定性。作为劳动能力的劳动本身是社会的、历史的形成、获得的东西,生产手段除了自然物以外也是通过劳动所获得的产物。其次在于,生产力是根据各种生产关系来规定的东西。马克思的“produktivkräfte”就是表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谁能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生产多少的问题。其中,谁能生产,怎样生产是一个与生产力的质的规定性息息相关的问题,而生产多少,则与生产力的量的规定性密切相关。因此,考察生产力的概念,必须历史地从它的质和量的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在地球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通常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分为四种基本形态,即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12](第36页)。我们把生产力放在四个文明形态中进行考察,以期总结出与可持续发展社会所创造的生态文明相对应的生产力的概念。

首先,人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经历了几百万年的原始社会,通常把这一阶段的人类文明称为原始文明或渔猎文明。在原始文明时期,人类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都非常低下,这一时期的劳动者把自然视为威力无穷的主宰,视为神秘的力量的化身,他们匍匐在自然脚下,通过各种原始宗教仪式祈求自然的恩赐和庇护。在这种蒙昧状态下,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量非常低下。因此,这个阶段,生产力是在对自然的敬畏的心理支配下,运用四肢和感官,维持基本生存的一种能力。

其次,在人类由原始文明进入了农业文明,实现了人对自然的初步开发。这个时期的物质生产活动主要是农耕和畜牧,人类不再单纯利用自然界提供的现成食物,而是通过耕作、饲养、驯化等手段选择所需的动、植物,改变其生活习性,提高其产量和质量,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农业文明时期,由于脑体分工的出现,有了专门的“劳心者”使人类的精神生产有了初步提高。这个时期,“一方面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仍然有限,所以仍然肯定自然对人的主宰作用,主张尊天敬神。另一方面随着主体的能动性和自信心增强,人们已经把自己

提升到高于其他万物的地位”^[12](第 38 页)。如中国的“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13](第 100 页),西方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等,都有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萌芽。但是,由于农业文明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农业,主要是农耕和畜牧业,所以人们尊重自然规律,人和自然和谐共处,有着朴素的环保思想。所以,在农业文明时期,生产力是在对自然的初步认识的前提下,利用和强化自然来满足人们的需求的一种能力。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显著区别一是机器大生产,追求物质利润,二是这个生产过程不是顺应事物变化的规律,而是改变自然物的自然过程。随着科学的昌明,技术的发达,给人类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人类越来越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人和自然只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10](第 393 页)。在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下,人类举起了征服自然之剑,一切都是为了征服、改造自然,都是为了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高消费欲望。因此,这个时期,生产力是人类为了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能力。

当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生存资料的有限性和地球的唯一性时,为了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摆脱面临的生存危机,人类经过理性反思,选择了可持续发展策略。劳动者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支配下,对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习惯都要进行变革,生产工具提倡绿色科技为主导的技术,生产原料考虑了不可再生性资源的利用和新原料的开发,生产量的增加和资源的使用都顾及到了当前与长远的利益。因此,在生态文明阶段,生产力是人类修复、保护和利用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能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参 考 文 献]

- [1] [英]G·A·柯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一个辩护[M].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 [2] 萧子健.困境和选择[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2).
- [3]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6]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 [7]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9]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12] 李祖扬,邢子政.从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回顾与反思[J].南开学报(哲社版),1999,(3).
- [13] [宋]蔡沈注.书经集传[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1994.

(责任编辑 严 真)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Redefinition of Productive Forces

FU J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FU Jing (1968-), male, Doctor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science philosophy.

Abstract: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definitions given to the concept Productive Forces by Chinese scholars cannot show the essence and content of Marx'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and are not in accordance with our guiding ideolo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is essa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Marx' theory of productive forces contains abundant ideological cont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the prerequisite and guiding ideolog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ory.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redefined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ve power